

紫

禁城里的 刀光剑影

A



紫禁城里的刀光剑影

(A)

原 著 二月河

改 编 王瑞人
赵维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紫禁城里的刀光剑影

(A)

原著 二月河

改编 王瑞人

赵维利

责编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中牟县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6开本7印张 160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000册

ISBN7—80538—221—2/I.84

定价：2.90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紫禁城里的刀光剑影》是以清康熙皇帝晚年政治生涯为依据的历史题材小说。

康熙是满清入关定鼎、开创基业的第二代皇帝，也是一位开明的、卓有建树的封建政治家。他为开创“康雍乾盛世”立下的丰功伟绩，彪炳史册，并被后世誉之为“康熙大帝”。

在中国封建历史上，康熙也是一位享国最长、儿女最多的皇帝。因此，皇位继承人之争，便成了他晚年政治生活的焦点。太子被废而再立，立而又废。众皇子则乘机作乱，结党营私。他们或策划于密室，或喧闹于朝堂，以至于鸩酒美女、魑魅妖法、诬陷栽赃、明枪暗箭，演出了一幕幕刀光剑影、兄弟相残的夺权丑剧。致令康熙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大清帝国，出现了吏治紊乱、贪贿横行、朝政日非、民不聊生的局面。为巩固国基，选择一位可靠的接班人，康熙皇帝宵旰勤政，乾纲独断，以自己的睿智和果敢，从容镇定地驾驭了这纷争混乱的朝局。他放鹿中原，暗定国策，又留下生死两遗诏和临终万言书，终于使不肖皇子俯首称臣，而令四皇子胤禛位登九王，建立起了雍正王朝。

这部历史小说，熔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、为一炉，在波澜壮阔的背景下，成功地再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 访吏治皇子自赴绑 | 恤民情县令巧断案····· | (1) |
| 二 冷面王威慑何藩台 | 两兄弟惊富刘家庄····· | (5) |
| 三 俏阿兰无端受凌辱 | 莽皇子仗义责刁奴····· | (9) |
| 四 老皇上纳谏清国库 | 不肖子冒雨戏宫娥····· | (13) |
| 五 清积欠官员互攀扯 | 查根源党争露端倪····· | (18) |
| 六 施世纶直言谏圣君 | 康熙帝挥泪责太子····· | (21) |
| 七 乱宫围太子淫母妃 | 宴仲秋康熙祭上苍····· | (25) |
| 八 闹御宴胤祹耍刁蛮 | 究往事皇上吐真言····· | (28) |
| 九 八阿哥算命窥皇位 | 施世纶升官谈忧情····· | (32) |
| 十 懦太子避祸推责任 | 封勇胤祥御前受皇····· | (35) |
| 十一 说假话大堂现丑态 | 寄痴情青楼碰钉子····· | (40) |
| 十二 念旧情微服出禁城 | 宰白鸭刑弊惊帝心····· | (44) |
| 十三 张五哥君前诉冤情 | 十三爷府邸赏亲兵····· | (47) |

- 十四 查刑部太子心不宁 乍奉差胤禩耍威风…………… (51)
- 十五 闯禁地任伯安放刁 受挟制众皇子就范…………… (55)
- 十六 考皇子康熙费心机 欺君父胤禩弄机巧…………… (58)
- 十七 尽忠心王掞犯龙颜 论时弊康熙讲史训…………… (62)
- 十八 耍刁蛮鄂伦岱受责 选忠良老皇上运筹…………… (66)
- 十九 设重赏康熙试儿心 幸贵人奇景惊圣驾…………… (70)
- 二十 乱官围太子闯大祸 防意外康熙布疑阵…………… (73)
- 二十一 愚太子临渴才掘井 明四哥未雨先绸缪…………… (77)
- 二十二 观猎狼哥俩应对巧 私调兵山庄风云变…………… (81)
- 二十三 防兵变行宫下严旨 废太子雪地责阿哥…………… (85)
- 二十四 陷兄弟老八行诡计 尽孝心胤禩侍汤药…………… (88)
- 二十五 老武丹暮年受重任 众阿哥夺位费心机…………… (92)
- 二十六 何柱儿证实魑魔案 康熙帝怒拘大阿哥…………… (96)
- 二十七 莽胤祥含冤养蜂道 四王爷深情慰兄弟…………… (99)
- 二十八 鄂先生书房论政局 老皇上禁苑议人心…………… (103)

紫禁城里的刀光剑影



一 访吏治皇子自赴绑 恤民情县令巧断案

康熙四十四年的夏天，干旱无雨，酷热难挡。就拿安徽省桐城县来说吧，接连二十多天，别说下雨了，天上连块云彩都难得看见。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天如蒸笼，地似煎锅，不到中午，人们都热得喘不过气了。大树下，门洞里，到处躺满了纳凉的人。说是

乘凉，其实个个都是一身出不完的臭汗。您别说，在这炎夏难熬的天气里，桐城县还真有一块清凉宝地。这地方在桐城西门外，临近官道，背靠小溪，十几棵大柳树，围着一片瓜园。园子的主人，是位种瓜能手。他培育的西瓜，个个又大又圆，又脆又甜，吃一块，消暑去热，凉甜解渴。这不，瓜园四周的柳树下，坐了好多的人，在这儿乘凉吃瓜，闲聊磕儿。别看那时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，可常言说，盛夏无君子。来这里的

人，别管是官绅大户，贩夫走卒，或者是读书仕子，公子哥儿，全都打着赤膊，哧溜溜地啃瓜，什么礼仪、规矩、斯文、体面，全都不顾了。

在这群人中，有两个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，并排坐在一棵大树下。他们都是外乡人，没有参加那东扯葫芦西扯瓢的闲聊。一个在埋头吃瓜，一个却在东张西望。过了一会儿，吃瓜的青年突然向身旁这位发话了：

“喂，老兄，你怎么不买瓜吃，是身上没带银子吗？来来来，吃我的。”

那位连忙答话：“哎呀呀，不敢当。小弟在这儿歇歇凉，等个朋友。谢谢您。”

“咳——客气什么，给，拿去吃吧。”说着递过一块瓜来。

那人接过瓜来，没有吃，却反问道：“请问老哥贵姓、台甫，听您口音好像是北京人吧？”

吃瓜这位和善地一笑说：“哦，算你说对了。我姓尹，单名一个祥字，出来做点小买卖，碰上这大热天，走都走不成了。唉，真是……”

“哦，原来是尹公子，失敬了。小的姓张，在家排行老五，没大名，小名张五哥。恕小的直言，我看你不象个跑买卖的。”

尹祥一愣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瞧你这手，细皮嫩肉；再瞧您的脸，犹红似白。别看你一身普通人的打扮，可手里拿的这把檀香木扇，就不是一般买卖人用得起的。”

“好啊，五哥，真有你的！不瞒您说，小弟自幼娇生惯养，靠着祖宗开的商号过舒服的日子。这次出门，是家父有意让我历练一下。眼下虽不愁吃穿，但比起那些盐商来，可差远了。五哥没听刚才那人说，他们才是富得流油呢！”

“尹大哥，你这话不对。盐商算什么？从这桐城往北二百多里，有个富户叫刘八女。你打听打听，他有多少家产，那才叫富呢！别看天这么热，刘八爷屋子里兴许就放

着几十盆冰，还有七八个小丫头给他打着扇子。唉，人比人气死人哪！”

两人正说着呢，不防旁边一个胖子接上茬儿了：“什么、什么？刘八爷，刘九爷也不行！盐商是好惹的吗？咱们桐城先前的钱大老爷，每天跟着盐商魏老九吃酒，狗颠尾巴似的。如今，戴名世写了本什么书，书里骂了当今万岁爷。咱桐城的名儒大家方苞方老爷因为给这书写了序，也被锁拿进京了。钱大老爷吃了挂落，被摘了印。新任的县令施大老爷一到任，就先在五福楼设宴请了盐商。哎，听说京里派了两位皇子来桐城，也请盐商老爷们吃酒呢！嘿，皇阿哥请客，那是什么气派，他刘八女有这面子吗？”

尹祥听这人吹得没边没沿，心中不觉好笑。其实这个尹祥是叫胤祥，不过可不是姓尹，而是姓爱新觉罗。他乃当今康熙皇上的第十三个儿子，上卷书中说过的，蒙古格格阿秀生的皇子，全名叫爱新觉罗·胤祥。新近封了贝子。这次奉旨随着四阿哥胤禛一道，来安徽视察河情的。兄弟二人请没请盐商他心里当然有数了。可是这个新来的县令施世纶，听说是位清官，他怎么会去巴结盐商呢？

就在这时，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。胤祥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乘二人抬小轿飞快地来到瓜园，轿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，满脸横肉，眼光阴毒。刚才那位吹牛的胖子一见，连忙上前打千请安：“哟，魏九爷，您老吉祥！”胤祥明白了。哦，原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盐商魏老九啊！那魏老九并不理睬胖子的巴结，对在场众人扫视一遍，突然指着张五哥大叫一声：“把这个私盐贩子给我拿下！”随着魏老九来的打手，猛扑上前，就要拉张五哥。不想五哥是练过功夫的，这一拉，居然没有拉动。又有四五个人上来，才勉强把张五哥拧了起来，从他身旁拿出了一口袋盐来。在场众人正在发愣，胤祥却突然站了出来：“别忙，这一袋盐里，有我的一半。要拿他，把我也一块

拿了吧？”

这一下，连盐商魏老九也愣了。碰上吃官司的事，别人跑还来不及呢，这小子怎么自投罗网来了？张五哥更是惊异：“尹大哥，你，你这是何必呢？”胤祥微微一笑：

“五哥，你别担心，小弟自有道理。”魏老九把脸一沉：“好吧，给我一块儿拿了，送到县衙去！”

魏老九带着从人，押着张五哥和胤祥来到县衙时，二门里的大槐树下已经绑着两个人了。这两人一见多了个不认识的人，忙问：

“五哥，这，这人不是咱一块的，他怎么也被押来了？”五哥还没答话，胤祥倒先开口了：“弟兄们，别问了，这叫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嘛。小弟我生就的这个脾气，就爱凑热闹。你们不要管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堂鼓“咚咚咚”三声，新任县令施大老爷升堂了。八个衙役手执半截黑半截红的水火大棍，“噢”地一声高呼，整整齐齐两地拥了出来，在大堂两边雁翅般的排成两行。随着，一位五十来岁的官员，干巴精瘦，身穿五蟒四爪官袍，头戴素金顶大帽，慢条斯理地迈着方步走上堂来，在正中端然坐下。县衙的刑名师爷递上一张状子。县太爷是个近视眼，看样子度数还不低。他右手接过状纸，左手拿了一个镜片，贴着眼看了好大会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传原告魏老九。”

刑名师爷连忙退下，对魏老九说：“九爷，大老爷请您呢。哎，这位施老爷风骨很硬，您要多加小心啊！”

魏老九满脸不在乎地瞥了师爷一眼，一撩袍子上了大堂：

“老公祖在上，晚眷生魏仁拜见了！”

一边说，一边略一拱手，大大咧咧地站了一边。堂上的施世纶微微一笑说：“哦？原来你是陕西人，怎么我听着口音不象啊？”

胤祥在下边听得好笑。他知道，施世纶原来是知府，贬了职来这儿当县令的。“老公祖”是对知府的尊称，县令可就当不起

了。魏老九称他“老公祖”，分明是故意逢承巴结。施世纶竟泰然受之，不予反驳。哼，这个“清官”也不怎么的。他这儿正想呢，魏老九答话了：

“回大人，我是内黄人。”

“嗯——什么，你是内黄人，本县在内黄没有亲戚呀？你这‘晚眷生’三字又从何说起呢？”

一句话，把魏老九问了个大红脸，吭吭哧哧不知如何回答。施世纶又发话了：“本县知道，你不学无术，用错了称呼，尚可原谅。可你不过是个盐商，就算是贩官盐的吧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怎么见了本县，只是一揖，难道连见官的规矩都不懂了吗？”

这一问，不但魏老九无言可对，堂下的衙役、师爷也都傻眼了。往常，不光是他们和这盐商魏老九内外勾结、狼狈为奸，历任县令没有不巴结魏老九的。没想到碰上了这位施老爷，这么不给面子，一上来就让魏老九碰了钉子。魏老九正没法张口呢，施世纶可等不及了：“怎么不回话，哎！”

魏老九只好又是一揖：“回老公祖……”

施世纶“啪”地把公案一拍：“你少来这一套！什么老公祖，本县不要你拍马屁！”

“是是是，老父台容禀，历来的规矩就是这样，我在延庆府时……”

魏老九还没说完，堂上又是一声断喝：

“这儿是桐城县，不是延庆府！哼，他们吃了你的贿赂，自然厚待你。可是本县买米做饭，买盐炒菜，两袖清风，无私无欲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和本县抗礼！——来人啊！”

衙役们见县太爷发了火，早吓得出了神了，此刻听见一声招呼，连忙答应一声：

“在！”

“把这个藐视朝廷法制，不懂规矩的家伙拖下去，重责二十鞭子！”

“扎！”

衙役们答应一声，拥到魏老九面前。魏老九在桐城作威作福多少年，还没吃过亏呢。他脸上横肉一颤，眼睛一瞪，把几个衙役给吓住了，平日里，吃惯了魏老九的，现在谁敢下手啊？

这边正在犹豫，施世纶可火了。“啪”的一声，扔下火签来：“怎么还不动手？拉下去，打四十鞭子！”

好嘛，本来要打二十鞭子，转眼功夫，翻了一番。衙役们不敢怠慢了，魏老九也不敢耍横了，再耽误一会儿，说不定还要打八十呢！衙役们一拥而上，拉扯着魏老九来到堂下，扒下裤子，这一顿好打呀，直打得魏老九一个劲儿的尖叫：

“哎呀，别打了，饶了我吧，好县太爷，好令尹，好明府，好父母官，小的再也不敢了……”

胤祥在下面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：好好好，打得真好。这魏老九也算聪明，一会功夫，把对县太爷的尊称竟然叫了个遍。嗯，这施世纶，行，不糊涂！

打完了，衙役们又把魏老九拖上堂来。施世纶指着院子里被绑的几个人说：“魏老九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贩私盐的？”

魏老九被打得半死不活，他少气无力地说：“回大人话，他们每次贩盐来桐城，都住在小人开的店里，因此小人认得。”说着又指着张五哥说：“这人是他们的头儿。”

施世纶把张五哥叫上堂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魏老九说的你听见了吗？他说的是不是实话？你们到底有几个人？”

“回大老爷的话，小的叫张五哥。兄弟六人都是贩私盐的，不过是为了换点钱，养家糊口。我们没有本钱，更没有势力，每次每人只背五十来斤。”张五哥一边回答，一边指着胤祥说，“这位兄弟不是我们的人，也不是贩私盐的，请大老爷放了他吧。”

施世纶奇怪地看了胤祥一眼。嗯？这人年轻英俊，风流倜傥，虽然穿戴普通，可是气宇轩昂，与张五哥等人的气质大不相同。

哎——他是干什么的呢？便又问另外两人：

“张五哥说的是实话吗？”

两人齐声回答：“回大老爷，这人确实不是我们一伙的。”

“哦，你们是六个人，怎么只抓住了你们三个人呢？”

张五哥赶紧说：“回大老爷。今几个头晌，魏老九领了人去抓我们，大伙一哄跑散了。只有一人外出没回来，小人等怕他被逮住，所以在城外等他。另外俩人，已经跑掉了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么，现在你们还能跑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县太爷这话问得没头没脑，仨人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对，全愣住了。

“本县说的，你们没听明白。你们既然被逮住了，当然是跑不了的。可是，要真的能跑，就把盐背起来，跑几圈，让本县看看。”

仨人更迷糊了。这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

可是县太爷发了话，不跑也不行啊，便背起地上放着的盐口袋，在院子里跑了起来。

施世纶一边摇扇子，一边哈哈大笑。

“哈……好好好，跑啊，快跑啊！”

这一下，三人心里透亮了。噢——这位县太爷是巧放人呢，此时不走，还待何时！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，飞也似地冲出了县衙大门。

魏老九这个气呀。好啊，原告挨了打，被告倒被他放走了！他冷冷一笑，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：“施大人如此断案，千古少见，小的今天开了眼了。回去，小的禀告任三公子，必定在上头为您多说好话。大人荣升晋级还在后头哪！”

“哈哈……，你说的是任伯安的那个儿子吧？多承你关照。不过任伯安只能在京城横行，这桐城他恐怕还管不着。老爷我知道，这儿的私盐贩子多得很，无法无天的人也多得很。不过却不是张五哥他们这样的穷苦人，贩的，也不只是三五十斤只能糊口的小盐。你愿上哪位公子那儿告状，悉听尊便，老爷我随时奉陪！退堂。”

胤祥见施世纶甩手走了，这才来到魏老九身旁，拍着他的肩头说：“喂，老魏，你今儿这买卖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干的可不值啊？”

魏老九把眼一瞪：“去去去，小毛孩子，懂个啥？哼，老子不能白栽了。府里的太尊，还在桐城抄方苞的家，今晚，有他施世纶的好戏看！”

二 冷面王威慑何藩台 两兄弟惊富刘家庄

胤祥兴冲冲地回到驿馆，见四阿哥还没回来，便冲了个凉，躺在竹椅上发懒。他迷迷糊糊地刚要睡着，忽听院子里一阵响动，接着门帘一挑，四阿哥胤禔进来了。胤禔二十七、八岁，留着两撇八字胡须，穿戴整齐，白净的面孔上，两颗黑得深不见底的瞳

仁，给人一种深沉稳重的感觉。胤祥比他小九岁，生母阿秀在陈潢死后，发誓出家，住到了皇姑屯。打那以后，这位十三阿哥就成了没娘的孩子，免不了时不时的受其他阿哥的欺负。每当这时，总是四哥出来保护他。所以，他从小就跟这位四阿哥特别亲近要好。在四哥面前，胤祥总象个大孩子。此刻，胤祥见四哥浑身上下袍挂整齐，不觉扑哧一下笑了：“四哥，您回来了。我说这大热天，你又不是娘儿们，脱件衣服怕什么？何必这么捂着呢？着了热，也是病啊。”

胤禔微微一笑答应道：“哦——我习惯了。自幼嬷嬷和老师就这么教我，要有皇子的尊严，要时时处处想到皇子的身份。所以，就是在我的寝宫里，我也从来是衣帽整齐，不打赤膊的。瞧你，穿这一身粗布的短裤、短褂，又上街瞧热闹去了？好吧，你先歇着，我还得去见见这里的藩台何亦非呢。待会儿咱哥俩再仔细聊聊。”

天已经擦黑了。十三阿哥胤祥见四哥忙着，自己在房里呆不住，干脆把竹椅搬到天井院里，脱了光脚丫子在墙根下纳凉。驿馆里的驿丞，连忙给他拿来西瓜、冰块。此时就见上房门口，一位二品大员报名进见：

“臣何亦非叩见四爷，恭请贝勒金安。”

“嗯，进来吧。请坐。”

这位何藩台管着安徽全省的民政、财政，还兼管河工，为人机灵得很。两位阿哥奉皇命来安徽视察，既是钦差大臣，又是龙子凤孙，他哪敢怠慢呢。于是，进来后便把地方情形，河工漕运的事，一一向四阿哥详细禀报了一遍，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。哪知胤禔听完了，却冷冰冰地说：“何亦非，你就用这些空话来搪塞我吗？我问你，河工需要的银子从哪儿出啊？”

“哦哦哦，回四爷的话。河工工程浩大，所需要的银两，实非我安徽一省之力能够应付。四爷，您管着户部，拔根汗毛就能调来七八十万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胤禔已发怒了：“什么，

要我从户部拨款？死了你这个心吧。告诉你，爷在这儿几天，什么都查清了。安徽最富的是盐商，为富不仁的是盐商，坑国害民的还是盐商。昨儿我就告诉你了。要钱，就从他们身上打主意。叫他们拿出一百四十万两银子来，用到河工上。他们也该出点血了。”

何亦非一边擦着脑门儿上的汗，一边回答：“四爷，您老的令旨，卑职不敢不从。可是，您老明鉴，盐，是朝廷有明令官卖的。这些盐商都有后台，根子很硬，他们根本不买下官的帐。昨日下午官奉四爷的令旨去向他们募捐，结果一百名盐商才交了三万两银子。还有，施世纶来桐城上任，要修书院，也让盐商捐输。可他们，唉！才挤脓包似的交了一百四十两，这……下官不是不肯出力，实在是难办哪！”

四爷胤禔火了：“噢？竟有这等事！这些盐商也太不识抬举。既然如此，四爷我教给你一手绝的，以你藩司衙门的名义出牌子，堵住漕运。过路要路钱、过桥要桥钱，非叫这帮王八蛋把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凑出来不可。余下不够的，你写个折子给我，我替你在皇上面前说话。”

何亦非被四爷这话惊呆了：“这……”

四爷却胸有成竹：“怕什么，不修好河工，万一决了堤、浸了水，桥也没有了，路也没有了，他们怎么运盐？”

何亦非还是不敢奉命：“四爷，不是下官怕事，这样办，闹不好要出乱子的。求四爷赐给下官几个字，也好为奴才壮壮胆。”

“哦，这好办。”胤禔走到书案前，提起笔来，写了一张条子，递给何亦非，“喏，拿去吧。告诉你，我四爷是有名的冷面王，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。我替你出面、做主，要是今年秋汛再决了口子，你也用不着请旨谢罪，学学前头河督于成龙的样子，自己带上木枷到北京见我。听见了吗？”

何亦非冷汗、热汗一齐流下，连忙磕头回答：“扎，奴才记下了。”

“嗯，下去办差去吧。”

十三阿哥胤祥看见何亦非躬身出了上房，忙叫了一声：“老何，你过来。”

何亦非听见十三阿哥叫他，连忙陪着笑走了过来。他知道，这两位阿哥虽然脾气性格不同，但都受到康熙皇上的喜爱和重用。特别是这位十三爷，康熙更是疼爱。何亦非不敢轻慢，紧走两步，打千请安：“十三爷，您在这儿纳凉啊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”

十三爷不屑地一挥手：“拉倒吧，少跟爷来这一套。我问你，施世纶今儿个问的那几个私盐贩子的事儿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哪？”

何亦非毕恭毕敬地答道：“回十三爷，今儿施县令放了的那几个私盐贩子，并没能跑掉，又被任三公子逮住了。下官还没来得及问，等问过了再行发落。”

十三阿哥胤祥心中一惊：好家伙，这些盐商可真不得了。县令放走的人，他们竟然还敢私下里再抓起来，照样送官治罪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：“何亦非，我告诉你，施世纶断过的案，你们谁都不能再管，更不准翻案。实话对你说，施世纶是你十三爷我的门下，也是四爷的学生。你掂量掂量吧！”

一听这话，何亦非为难了：“是是是。施世纶是个清官，奴才知道，并不想难为他。可是刚才四爷交待过了，河工的一百多万两银子，得向盐商们去要。他们抓几个私盐贩子，小事一桩。如果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们，恐怕……”

四阿哥胤禔早听见他们谈话了，特别是听到十三弟胡溜八扯地说什么施世纶是他的门下，又是自己的学生，觉得有些好笑。心说，我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学生？便走过来打断了何亦非的话：“何亦非，我看你这个藩台当的窝囊，也当的昏聩。你知道吗，十三爷也是钦差。怎么，我们哥俩的面子还保不下几个百姓，这点小事你也做不了主吗？”

见四哥出来帮忙，十三阿哥胤祥更得意了。他笑嘻嘻地说：“老何呀老何，听见四

爷的话了吗？施世纶和我们哥俩有关系，他放了的人，你再捉回来，不是扫了我和四爷的面子吗？盐商们若是不能服、闹事，你们的水火大棍是干什么用的。去吧，去吧，回家脱了这身狗皮，洗个澡，凉快凉快。好好想想，掂量一下哪头轻，哪头重。照我的吩咐办，出了事，到北京去找四爷，或是找我十三爷都行。快滚吧！”

何亦非啾啾连声地走了。四阿哥这才笑着对胤祥说：“十三弟，这施世纶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，你什么时候收他做了门下，他又在哪里拜我当老师的？”

“哈……，四哥呀，你不知道。小弟我的威望不足，镇不住人，才借你的煞气吓唬何亦非的。”说着，便把今天在县衙里看施世纶断案的事，向四哥学了一遍。直说得四阿哥也开怀大笑：“好好好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施琅当年率兵征服台湾的时候，连大学士李光地的帐都不买，还差点杀了福建将军赖塔。他养的这个儿子，又是这么古怪。唉！盐政是朝廷的一大弊端啊。其实平民百姓肩挑背扛的卖上几十斤盐，又有何妨呢？坏就坏到这些大盐商手里。施世纶这样处置还是对的。”四阿哥胤禔说着说着，陷入了沉思。胤祥知道四哥的脾气，他是个冷人儿，平时就爱默默地想心事，说话不多，但句句中肯。十三爷也不说话了。

康熙皇上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，老二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所生，所以立了太子。大阿哥当然不服，其他阿哥也心怀不满，便各自结党。在这些皇子中，只有老三、老四和老十三，是被公认的“太子党”的人物。其中，最有镇摄力量的，就是这个四阿哥胤禔。他办事稳重、严厉，又厌恶奉承。朝中大臣们，不敢得罪他，可也不敢巴结他，便送他一个外号“冷面王”，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。此刻，胤祥见四哥又在想心事，不由问道：“四哥，你今儿个一天都在河工上吗？”

四阿哥猛地醒过神来：“啊？哦——上

午去河工上看了看，下午去了方苞家。唉！这个方苞，生是跟着戴名世吃了大亏。戴名世写了一本书叫《南山集》，其中一篇《咏黑牡丹》的诗中有两句话：‘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。’你看，这不明明是诋毁我大清的反叛之言吗？所以，父皇一怒之下，将戴名世逮进京去杀了头。方苞是海内闻名的学者，可他不该为这部书写了序，结果，也牵连了进去，实在是可惜呀。今儿下午我去他家，见已被查封抄家了。家里一百多口人，全给锁在一间屋里。这大热的天，怎么受得了，已经热死了好几口人了。幸亏带人来抄家的是我们下的年羹尧将军。我告诉他，不准虐待方家眷属。佛以慈悲为怀，不能伤害无辜啊！”

胤祥知道，这位四哥虔诚信佛，面虽冷而心善。便笑着说：“四哥，那，咱们回去在父皇面前保奏一下方苞如何？”

“哎——事情不那么简单。方苞是知名学者，海内人望，又一向刚正不阿，不依附小人，权贵，这才得罪了盐商任三公子。这个任三公子的父亲任伯安，在京城里很有点路子，一下子就捅到了老八那里。我们如果也插手，恐怕不大妥当……”

胤禔说的“老八”，就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禩。这个人不但相貌生的英俊，而且温文尔雅，风流倜傥，待人和善，处处讨好，在朝野上下，最有人缘。他是太子党的死敌，也是阿哥党的首领。太子胤礽，生性懦弱、多疑。康熙虽然疼爱他，却又对他不满意。这些年，康熙皇上有意要历练太子和几位皇阿哥的本事，很多重大事情都交给他去办。有一次因调兵餉的事儿，太子办得拖拖拉拉，皇上斥责了太子几句。可是这位太子爷却心中不服，拿大臣们出气，硬是当众责打了平郡王纳尔苏十鞭子。太子与亲王，虽有君臣名分，可是当众责打，不给亲王留一点面子，也太过份了。为此，康熙皇上很不高兴。这个太子啊，说不定哪天会犯什么大错。假如一旦失去皇上宠爱被废了，那太

子党的三阿哥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，都会受到牵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，四阿哥胤胤说起“老八”的事，十三阿哥知道，“保万全”既然与八哥连上了，这事就非同小可。八哥是阿哥党的头儿，别看嘴里不明说，但心里却在想着与太子争夺皇位呢。如果让八哥抓住把柄，借机打倒了太子党，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。

胤胤见弟弟不言声了，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把话说重了。连忙安慰他：“十三弟，你还小，不要想那么多。父皇年事虽高，但龙体康健。我们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，他老人家看得比咱哥俩清楚。反正天塌下来，有个大的顶着呢。你怕什么，安心办咱们的差吧。”

三天之后，四阿哥、十三阿哥兄弟俩，结束了在桐城的公务，启程回京。因为天气炎热，也因为他俩都不愿铺张、麻烦，所以不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，轻车简从，微服而行。俩人扮成进京应试的举子模样，只带了四王爷府中的管家高福儿，躲过炎热的中午，早起、晚行，向京城逶迤进发。

这天，正往前走呢，抬头一看，但见前边黑压压的一片树林，林中房屋鳞次栉比，十分气魄。他们心想，这里必定是个人烟辐辏的大镇子，便打马上前，想早点住店，洗一洗身上的尘土和汗水。可是，进得镇子上一看，满不是那回事儿。偌大的镇上，不但没有客店，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。高福儿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，回来禀报说，原来，二年前这里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，可后来全镇都被刘八女买下做了庄院。高福请示说：“二位爷请示下，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？”

胤祥一听“刘八女”这个名字，马上想起来了，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？真想不到，他竟会有这么大的财势，能把一个镇子全买下来做了

庄院，便有心想看看、访访。他不等四哥开口便说：“唉，我是累得不想走了，你们上前面打尖去吧。这里既然是豪门富户，想必乐善好施，就求他们租间房子，凑合一夜吧。四哥，您说呢？”

“哦，我也累了，就按十三弟说的办。高福儿，明早上，你雇两乘凉桥来这里接我和十三爷。好了，你们走吧。”

高福觉得，把二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，似乎不大妥当，想劝一劝，可是又不敢。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，从来说一不二，也从来是只说一遍。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啊，只好带着从人们往前赶路去了。

天渐渐黑了，兄弟二人牵着马在镇里慢慢走着。只见这座庄院，青堂瓦舍，绿树成荫。街上，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，门旁，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。那份庄严、威武之气，真是富比王侯。俩人正走着，忽然碰上三个巡街的家丁，其中一个上前问道：

“二位从何而来，天将晚了，到刘府有什么贵干哪？”

胤祥忙上前答话：“啊，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子，错过了宿头，想借贵庄一方宝地，暂住一夜，不知可好？”

那庄丁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这儿没有客房，也不留宿客人。前边十五里有个镇子，那里有店铺。二位请便吧。”

胤祥没有生气，却笑着说：“哎，出门一时难嘛。我二人来到这里，人困马乏，请各位行个方便。如果你们不能做主，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？”

“什么，想见我们刘庄主？嘿——说得轻巧。告诉你，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，离见庄主啊，还隔着五六层管事的呢，少罗嗦，快走吧！”

胤祥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好家伙，真比王侯之家气派还大呢？他正要说话，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有个老人说：“哎，我说头儿，咱们这庄院大着呢，别说是两位读书

公子，就来个三五百人也住得下。依我看，咱们把他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里凑合一夜算了。天这么晚了，这二位文弱书生，要是出点什么事，也伤了阴德不是。”

胤祥见有人帮助说情，忙从身上摸出一块十两重的大银锭来：“多谢各位关照，些屑银两，不成敬意，请行个方便吧。”

那被称做“头儿”的差役，见了银子，眉开眼笑，连忙伸手接过，回头说：“哎哟哟，叫二位破费了。老王头，你领他们去安置吧，小心点，别让人瞧见了。”

胤禩兄弟跟着“老王头”拐弯抹角地向东走去。路上，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道：

“哎，老伯，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，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？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？”

“哦，他们家代代单传。刘八爷上头七个姐姐，只有他一个男孩。长辈的怕养不活，才取了这个名字。刘八爷娶了个夫人，是京城里任爷的妹子，听说，那份赔嫁海了！后来，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，赚的那个钱，象流水似的往家里灌。唉，人家命好啊！”

胤禩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。这个任伯安，他一个小小的京官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？

三 俏阿兰无端受凌辱 莽皇子仗义责刁奴

却说四阿哥胤禩和十三阿哥胤祥两位皇子，随着刘八爷的庄丁老王头来到庄园东边，路过一座小院的时候，忽听里面传来一个女子的怒骂声：“姓胡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姑奶奶我在这里洗澡，你左一趟、右一趟地来这儿转悠，安的什么心？告诉你，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，你再不规矩，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。”胤禩和胤祥听这女子骂得泼辣，呆呆地停住了脚步，却不防，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面泼了出来，把胤祥从头到脚浇

得象落汤鸡一样。他正要发火，院门“咣”地开了，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青年女子来。那女子一见这情景愣住了，连忙赔礼说：

“哎呀，小女子认错人了，得罪了公子，万望不要见罪。”

胤祥定睛一看，面前站着的竟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，一肚子的气倒无处发泄了。便长叹一声：“唉，瞧你，亏是夏天，要是大冬天的，这一盆水泼到身上，还不把我给冻死吗？”

老王头心里明白，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，全是按任伯安的吩咐采买来的歌女。刘八爷对她们管得很严，老王头怕在这儿站久了出事，连忙出来和稀泥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不知者不为罪。二位公子看在小老儿的面子上，饶了这姑娘吧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拉，把胤禩和胤祥给拉走了。那女子也回转身去，关上了院门。

再往前走不远，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屋。老王头开了门，让俩人住进去，点上灯火，安置了床铺，又出去拿来了一些干粮、咸菜说：“二位公子，小的不敢惊动厨房师傅，酒菜是没有的了。二位将就用点，早安歇了吧。明早你们也不用等我，趁早上路就是了。”

胤禩从怀里掏出一把金瓜子来：“老伯，这个给您，聊表我兄弟二人的谢意。”老王头千恩万谢地走了。胤祥从随身携带的包袱中取出一套干衣服，到外边池塘里洗了澡换上。等他回来时，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，坐在蒲席上入定了。他知道四哥的脾气，没去打搅，迳自躺在另一张草席上。平常，他夜夜都睡得安稳，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儿却睡不着了。他躺在那里，辗转反侧，想着自己的心事：

在康熙的二十多个儿子中，这位十三阿哥胤祥是最特殊的一位。自从他的亲娘阿秀出了家，他就成了没人疼却有人踩的孩子。按清代祖制，皇子一落地，便有八个保姆、八个奶母，还有做针线的六人，浆洗的六

人，管灯火的六人，管锅灶的六人，一共是四十个人侍候。唯独这位十三阿哥，却只有十八个人。皇子入学，每人每月八两银子学费，他呢，也只有五两。别说其他兄弟了，就连教阿哥上课的老师也不待见他。太子胤礽对他虽然还算宽厚，却并不同他交心。八阿哥胤禩对谁都笑模笑样、十分亲切，唯独在这个十三弟面前，冷面冷色、冷言冷语。九哥和十哥更不用说了，一个阴沉，一个粗俗，动不动就骂他是“野种”。胤祥也似似乎地听到过母亲阿秀的往事，知道她原是蒙古土谢图汗王的公主，进宫之前和一个书生陈潢有过些瓜葛。但父皇都能容忍，阿哥们却为何容不下他呢？如果不是父皇和四哥的保护，他胤祥恐怕早就被几个阿哥整死了。所以胤祥从小就憋了一口气，读兵书，练武功，幻想着有朝一日驰骋疆场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堵一堵阿哥们的嘴。

想着，想着，那位泼他一身洗澡水的姑娘的影子，突然出现在胤祥面前。这位姑娘与他素昧平生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可倒象与他有什么缘分一样，一想到她，胤祥就有些心猿意马。他睡不着了，便索性坐了起来，见四哥还在打坐，便笑着说：“四哥，出门在外，何必那么认真，一定要坐够几个时辰吗？”

胤禩睁开眼睛：“哦，十三弟，你还没睡呀？我哪里是在打坐，是在想心事啊。昨天看了邸报，上面说，皇上已决心要清理户部的亏空。我想着，没准儿这差事就要落在我头上，难办哪！”

“咳，原来四哥是为这事儿发愁。这有什么难办的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不怕欠债的无赖，就怕要账的英雄。只要父皇把差事交给你，我去帮忙。谁敢说不还，贬他、杀他，还不由着咱哥俩定。”

四阿哥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十三弟，你说得太轻巧了。这里边的弯弯绕多着呢。拖欠国库银子的人，有名有姓，好抓，也好问。可是，他们背后都有靠山，一个不

谨慎，不定碰伤了谁呢。”

俩人正在说话，忽听西边小院里人声嘈杂，一个粗野的汉子怪声怪气地叫道：“来人，把阿兰给爷拖出来！哼，爷赏你面子你不要，却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。今晚，爷就给你个样子看看！”

俩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。噢，那位泼水的姑娘原来叫阿兰，准是又被欺负上了。胤祥是个火爆性子，立时就要过去打抱不平。胤禩喝了一声：“十三弟，不可莽撞！”这一声不大，可是老十三立刻站住了。他生来谁都不服，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。此刻，他人虽没动，耳朵可支楞着呢。他听出来了，西边院里那个粗嗓门儿的汉子，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“老胡”。这老胡，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，又是让她唱下流的淫曲小调，又是让她认错服软。阿兰姑娘的哭声越来越大，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。胤禩本来不想多事，此刻也忍不住了。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：“十三弟，备马。你去教训他一下，完了事儿我们马上就走。”

胤祥巴不得这一声呢。他三下五去二地备好了马，又“刷”地脱下上衣，手提马鞭，冲向西院，“咚”地一脚踹开了院门。

院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。阿兰已被打得昏迷过去，几个歌女跪在地下向那个老胡求情。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，一见胤祥闯了进来，便大喊一声：“哪儿来的野小子，敢来这儿撒野，与我拿下了！”他手下打手一拥上前，便要捉拿胤祥。

这老胡没想到他认错人儿了，胤祥能是好拿的吗？他自幼在皇宫练武，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，哪把这几个才才看在眼里。只见他手中马鞭挥舞，脚下步法灵动，远的鞭打，近的掌击，霎眼间，十几个打手就被打得东倒西歪。胤祥冷笑一声，鞭梢一圈，套住了那个老胡的脖子，只一勒，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便应声倒地。胤祥上前一步踏住了他的胸脯，朗声说道：

“告诉你们，老子不是江洋大盗，乃是

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。这个阿兰，十三爷我买定了。你们好生侍候着，给我送到京城去，伤了一根汗毛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哼，别说是你们，就是任伯安那小子，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！”说完，抽出鞭子，在那老胡身上狠狠地抽了十几下，然后仰天大笑，出门上马，与四哥胤禔一块儿走了。

被夏夜的凉风一吹，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。胤禔突然说：“十三弟，这一趟你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儿。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，上了桐城县大堂。幸亏碰上了施世纶这个清官，如果是胡涂县令，不分三七二十一地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，可怎么交代？今晚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，如果不是你武艺高超，吃了亏，让我回去怎么向父皇交差呀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老十三纵声大笑，“四哥你太多虑了。我老十三就爱找痛快。我心中有数，吃不了亏。再说，我干的是抑恶扬善、扶危济贫的事儿，就是父皇知道了，也不会怪罪的。”

兄弟二人一路说笑一路走，半个月之后回到了京城。一打听，皇上因为天热，不在皇宫，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。俩人打马来到了畅春园的时候，天色已晚，料想皇上已经休息。他们不敢冒然打扰，可也不敢回家。因为朝廷有规矩，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、大臣和各级官员，回京后，一定要先叩见皇上交旨，然后才能回家。俩人只好暂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，等着明天一早见驾述职。吃过晚饭，洗漱完了，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上，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儿气喘嘘嘘地跑来禀报：

“禀四爷、十三爷，八爷来瞧二位爷了，现在接官厅等着呢。还有府上的大爷、二爷也来请安。请二位爷回步。”

高福儿说的八爷，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禩。他说的大爷、二爷，却是四阿哥胤禔的两个儿子弘时和弘历。胤禔和胤祥听说他们来了，连忙转身回来，就见接官厅前站

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，身穿四爪蟒袍，石青补服，金龙朝冠上，颤巍巍地缀着一枝金花，腰间丝绦上饰着两颗东珠，雍容华贵，气宇不凡，面白如月，慈眉善目，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。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阿哥胤禩。他在兄弟们中间一向礼数周到。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，所以，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京，便急忙看望来了。

胤禔和胤祥快步上前，兄弟间见礼问好之后，四阿哥的两个儿子，九岁的弘时，六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。胤禔却黑着脸训斥他们：“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？怎么连个安也不请，一点规矩也不懂？”

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，连忙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儿：“四哥，算了。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也是正理嘛，你何必管那么严呢。来，弘时，弘历，让十三叔亲亲你们。”说着，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。胤禔却严厉地申饬道：“放开你十三叔，一边玩去。我们还有话要说呢。”

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严，不敢违抗，打了个千儿退下去了。

老八胤禩笑着问道：“四哥，你们这次到桐城，见到方苞了吗？”

胤禔心中一惊，啊，老八追的可真紧啊：“哦，见了，见了。我原以为方苞这位大名人一定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，谁知一见，却是个糟老头子，唉，大失所望！听说，他不日就要被押解进京，八弟想见他还不容易吗？”

“哎——四哥取笑了，我见他干什么？不过，听说他是个古文大家、一代名儒，虽然牵涉进戴名世的案子里，却不是主犯。况且，他们这些名士，爱互相吹捧，为人写个序也是常情，里边的文章他也不一定看过。所以我想出面保他一下。四哥您见高识远，小弟想向您讨个主意。”

老四却不想马上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；